

等到 我爱你

苏末那/著
SUMOLA
WORKS



曾经，我想用自己的
全部换你一眼垂怜

却不料，
我认为的一厢情愿

早已编织成
一张温柔的网，
将你缠在中央

业余西施与
职业潘安大对决
大对决！

是你被我蛊惑，还是我被你征服？

跨越时光寻寻觅觅

史上最不靠谱初恋，偏偏无法忘记你！

那段尘封多年的感情，就像潘多拉的魔盒诱惑人心的同时也隐藏着足以致命的危险



等到 我爱你

苏末那/著
SUNMOLA
WORKS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到我爱你 / 苏末那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366-1

I. ①等…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3315号

书 名	等到我爱你
作 者	苏末那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 题 策 划	怪兽工作室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孙 逊 张丽君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25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366-1
定 价	22.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114	096	079	062	039	019	001
Chapter7 / 再续前缘	Chapter6 / 生死一线	Chapter5 / 意乱情迷	Chapter4 / 针锋相对	Chapter3 / 各藏心机	Chapter2 / 至亲至爱	Chapter1 / 偷心蝴蝶





Contents

目录

251	224	204	189	172	154	133
Chapter14 / 彼岸花开	Chapter13 / 暗夜狂潮	Chapter12 / 往事如风	Chapter11 / 致命暗算	Chapter10 / 终生最爱	Chapter9 / 失落迷宫	Chapter8 / 谍影重重





D E N G D A O W O A I N I

CHAPTER.1
偷心蝴蝶



落日的余晖懒懒地透过窗户，晕染出一片橘黄。树影斑驳，落在地面上晃动着，夏日蝉鸣声声不息，空荡的教室里只剩下一抹身影。

桌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大大的书包遮住了课桌主人的脸。齐耳的短发让她看上去似乎年纪还小的样子。

身上的校服明显已经洗得发白，原本的深蓝色褪却成了浅蓝色，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

放学已经许久了，远处传来的琴声让她知道那人还没有走。可是真的要这么做吗？心底的声音犹疑不定，不断拉锯着。葱白纤细的手指在掌心慢慢地收紧，渐渐攥握成拳，最后她像是下定决心一般猛地站起来，椅子在静谧的空气里发出尖锐的拉锯声。

瘦弱的身影快如一阵风般跑出了教室，朝着那钢琴声传来的方向飞奔而去。

蝉声消匿在耳边，只留下钢琴轻快的旋律。佟卉安在音乐教室门口停下了脚步，大口喘息着，脸颊因疾速奔跑而泛出浅浅的红晕。那人喜欢留在学校里练一会儿琴再回家，全校的女生都清楚，却没有一个人敢在这个时候打扰，只因他不喜。

嘴角勾起浅浅的弧度，一丝苦涩从旁泻出，她早已没了退路，往前一步是万劫不复的深渊，绝不能……绝不能就这么认命。

佟卉安凝视着门上复古的花纹良久，苍白清秀的脸上划过一抹深沉的绝望，以后……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了吧。她伸出手叩上了那扇门，眼底是豁出去一切的决绝。

门被推开的时候，金色的光线让她忍不住眯了眯眼，从天窗透下橘红色的阳光。坐在黑晶大钢琴前的少年身姿优雅挺拔，淡色的头发被染上一层耀眼的光芒。

音乐戛然而止，修长而骨节分明的十指顿在黑白分明的琴键上，少年蹙起了眉，脸上泛起微微的错愕。

好不容易堆砌起来的勇气一瞬间瓦解，佟卉安低头慌乱地避开了他的视线，讷讷地喊了一声“学长”。

苏行佑看着这个一直拿背对着自己的女孩静待下文，可那女孩似乎不打算再开口，两个人陷入沉默的对峙中。

眉心微蹙，他讨厌那些女生在他弹琴的时候打断围观，所以放学后几乎没有女生会来这里惹他。许是几个月的清静，让他对今天出现的女孩难得地有了一丝耐心。

“有事吗？”

似乎是听出他语气里的不快，佟卉安走进琴室，关上门后抵住门板，瑟缩了一下之后，抬头对上苏行佑琥珀色的眸子，强迫自己镇定地开口道：“学长，我喜欢你，我想……”

咚！

琴键骤然发出一声声响，苏行佑尴尬地收回了手，看着故作镇定的女生，瞬间明白了她的意思，便怀疑地道：“你刚才说了什么？”

佟卉安的右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裙子的一边，看着苏行佑神色坚定地点了点头。是的，她喜欢眼前这个人，在今天听到那个男人要把她卖掉、以后要去那种不堪的地方再也不见天日的消息后她就下定决心，绝对不会让那个男人得逞。至少也要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或许以后……大概也没有以后了吧！

苏行佑心中的诧异难得地表现在了脸上，他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个眼里满是倔强神色的小女孩。那娇小的身子要不是穿着高中的校服还

真会让人以为是刚上初中，可她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来？

或许，是谁搞的恶作剧？苏行佑起身，居高临下地打量着眼前异常执拗的女孩的小身板儿。不过，对方好像是认真的。

苏行佑拧眉，口气中透露出不悦：“这种玩笑真是无聊。女孩子应该要洁身自好，你走吧，我就当你没来过这儿。”

“洁身自好”这四个字犹如一个巴掌狠狠地甩在了她脸上，指甲隔着衣料深深地陷进手心里，掌心传来尖锐的刺痛让她清醒了过来。

她不由得垂眸，压下心底翻腾的汹涌的情绪，转瞬却又抬头对上那双清冷的眸子，刻意扬起一抹妖媚的笑容。

“是我自己想来。”佟卉安轻轻踮起脚凑到了他的耳边，轻柔的声音如同情人间的低语呢喃，“我只是想知道，学长究竟是不是如外头传言那么厉害。”

苏行佑身躯微微一震，尽管她佯装镇定，可他仍是听出了她尾音里的颤意。他不由得诧异地低头，一瞬间，竟只看到了她眼角眉梢比绝望更甚的悲凉。

“你……”如此强烈的反差，让他有一瞬间的恍惚，随即便被人抱了个满怀。

“学长……”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得粉红色窗帘发着莹莹的白，一大片，好像上学时候老师用的投影仪，映得床上睡得并不安稳的人儿纤毫毕现，端的是眉目如画，此刻似乎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挣扎着醒了过来，露出恍惚的神色，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赤着脚踩在地板上给自己倒了杯水，她走到落地窗前，脚底窜起的凉意让人清醒了不少。

她租的公寓在市中心的五十八楼，视野很开阔，闹钟都还没有响，

她似乎也还没睡几个小时，可那梦太过清晰，清晰到连骨骼都在隐隐生疼。

她还记得事后自己被那个名义上的父亲毒打了一顿，甚至赶出了家门，可是她一点也不后悔。这八年的时光改变了很多，她佟卉安在外漂泊了这么久，又重新回到了B市。

她举起杯子对着落地玻璃窗轻轻碰撞了一下。

欢迎回来，佟卉安。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正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我摔了一身泥……”

佟卉安看着桌上闪烁着荧光响起的手机，抽了抽嘴，还没等她起身那铃声已经停止，可一早的好心情已经被破坏了大半，为什么她的手机铃声会被篡改成这样？

“我有一双小皮鞭，我从来也不洗。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拿它去河边洗。你手里拿着大刷子，我用力用力洗。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跳出了一堆鱼……”

佟卉安刚按下接通键，电话那头便传来女子亢奋的声音：“天哪天哪，亲爱的，你终于接电话了！有没有觉得这个铃声很特别，很可爱呀？这么独一无二的铃声可是我专门给你设置的哟，只要听到这可爱的童声你就可以知道是人家啦……”

那边的女子还在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佟卉安终于无法忍受挂断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手机又响了，上面闪烁着的名字让她还是接了起来：“阿布？”

“亲爱的你猜错了哟，还是我宁采薇啦！话说你怎么可以不听人家把话说完就挂人家的电话呢？那样子会伤害人家幼小的心灵呢，



你……”

“说人话。”简简单单的三个字，但隐隐的怒气让电话那头还在恶意卖萌的女人收敛了一些，讪讪地笑了两声。

“安安，我是想说你弟弟的身体好了点，不过现在他缠着我带他回国，我实在招架不住才找你的。”宁采薇看着身边扑闪着长长睫毛的阿布，他黑玉般的眼里散发着浓浓的暖意，这么温润美好，叫她怎么抵挡得住！

佟卉安皱眉，对着那头强硬地说道：“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不能让他来找我！宁采薇，你要是敢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你知道后果的！”沉下声却发现对方没有了反应，“宁采薇，Vivi？”

“姐，不用喊了，她去做早餐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而干净的男声。

听到这个温润的声音佟卉安愣了一下，他不像之前那么虚弱了，应该如采薇所说的缓过来了。不一会儿又听到那边传来锅碗瓢盆进行曲，伴随着女孩的惊呼，还有自己弟弟无奈的叹气声，佟卉安的嘴下意识地勾起了一个弧度。

“看来她把你照顾得不错。”佟卉安想起在美国初识宁采薇的情景，宁采薇捧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专业证书一不小心就撞到了自己，佟卉安捡起的其中一本正是国际护士资格证书，她便决定请宁采薇担任阿布的私人看护。

原本不同意甚至想要跟她谈谈成为一名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伟大理想的宁采薇，在看到阿布的一瞬间，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她的请求，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勾搭上了阿布。

阿布闻言，含笑看了一眼在厨房里忙得鸡飞狗跳的女孩，这个证书达人似乎跟厨房八字不合，噙着浅笑对佟卉安抱怨道：“明明是我在照顾她。”

“那就麻烦你照顾她一直到我回来，不需要很久，一个月后我就会回去参加干爹的寿辰。”

“那这次回国，是因为干爹的缘故？”提到将两人一起收养的干爹，阿布沉下了声音。对于那个只见过一面，却一直给自己提供医疗帮助的干爹，他并没有多少好感。

“别多想。”佟卉安知道自己这个弟弟心思敏感细腻，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道理他懂得甚至比她早，因此他对干爹总是多了一份戒心，“等我回去吧。”

电话正要挂断之际，传来宁采薇的呼喊声：“啊！亲爱的小安安，你千万不能把那个铃声换掉，这是人家唯一能给予你的一点童心，否则你再整天绷着脸下去迟早会变成黑山老妖的！”

佟卉安无奈地摇摇头，嘴角勾出一抹浅笑。宁采薇这小丫头总想让自己尝试她喜爱的风格，比如粉色的小礼服，或者纯白的小物件。总之，佟卉安丢一样她就有办法再弄上一样，两人一丢一放乐此不疲。

收回思绪，佟卉安利落地套上黑色外套，穿戴完毕后开了视讯，显然那头已经有人等了很久。一缕卷发俏皮地滑落下来，被她挽到了肩后。

“Morning。”视讯另一头的人终于在耐心即将被磨光的那一刻看见她上线了，沉着脸打了声招呼。亚麻色头发掩盖住的耳钻，只有在光线充足的时候才发出一道幽蓝的光芒，立体的五官如刀刻般俊美，幽暗深邃的湛蓝眸子里闪过一丝不悦。

佟卉安看着画面里的叶星柏，他有因为混血而特别出众的外表，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绅士特有的舒雅，慵懒地靠着沙发。他很早就跟在干爹身边，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在年少时期就做了许多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因此得到了干爹的器重，然后从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戎爷的义子，也就是她名义上的哥哥。而他身上最大的谜团



恐怕就是身世了。他的来历至今无人知晓，外界纷纷猜测他就是戎爷的私生子，但猜测仅仅只是猜测，Boris 依旧在苏天戎手下打拼，扩大戎爷的势力范围，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戎爷接班人。

“大哥。”佟卉安毕恭毕敬地唤道。

Boris 看着眼前这个永远都是穿着黑衬衫白外套简单职业装的一丝不苟的女子微微颌首。当初戎爷要收她做义女时他就坐在一旁嗤笑，柔柔弱弱的小女孩能做什么，虽有美色，但仅仅靠这个是无法在他们世界生存立足的！

只是后来小女孩顺利通过了地狱般的测试，然后又被那个老头亲自训练了一年，出道后便为老头子办了上不来台面的事情。

单凭她孤身一人闯入别人家的地盘，料理了向来谨慎小心、保镖环伺的某个大人物且全身而退，这份实力就不容人小觑。

说起来，他与佟卉安的联络甚少，从来都是互不干涉，可这一次老头子却指定让她去做，还需要他做辅助，那这件事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不过他向来不过问老头子的事情，难得老头子有求于他，不如就顺水推舟，做一个顺水人情。

“这是我打听到的资料，现在给你传过去。另外，老头子发话了，他想让你带回持有潘多拉之心的人，必须是活口。” Boris 摩挲着点胡楂，暗自思忖着也许他应该听老头子的话去一趟 B 市。倒不是怀疑眼前这女子的能力，而是觉得老头子亲自指派的任务通常都很变态，而 B 市不比美国，那是他们还未涉足的地域。

叮！

资料传送完毕，佟卉安粗略地浏览了一遍，果然对她很有用，拍胸冲 Boris 笑笑：“替我带话给干爹，一月后东西与人一并带到。”

顺手切了视频，再看了一眼桌面，佟卉安刚喝的一口水差点喷了出来：不知什么时候桌面也被换成了 Q 版的三个小屁孩。再仔细一看，

发现最前面的小屁孩与自己有点像，而Q版的阿布很是健康红润，拉着圆嘟嘟的小采薇跟在她身后，挺和谐的画面。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了一抹笑，佟卉安在那个跳出来的提示框里选择了取消。

只要完成这一次的任务，她就是自由的了。到时候找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居住养老也不错。

另一端，向后瘫倒在沙发上的 Boris 脑海中浮现她下线时的蓦然一笑，心底像是被只猫爪子给挠了一下。

偌大的会展中心中，正举办一场所谓的上流人士的聚会。标榜着高品质，品位不俗的商人、政界人士还有名媛贵妇三三两两围聚在展厅中的某个展品边上，品鉴玩赏相谈甚欢。

电梯灯亮在了二十层，一抹纤弱的身影走了出来，细长的高跟轻叩在瓷砖上发出清脆的声音，黑色贴身的晚礼服让姣好的身材展露无遗，她像是一条美人鱼跃出水面，身姿妖娆缓缓走来，而黑色更衬得她肌肤莹白，细致的锁骨上垂坠着一条耀眼的项链，惊艳了旁人的眼光。

精心装扮过的佟卉安丝毫没在意大厅里骤然的安静以及那些在她身上打量的各种眼光。嘴角溢出一抹笑意，她把手挽上身旁男子的臂膀，举手投足间都像极了一朵漂亮的交际花，在众人的视线中走到了展品边，轻咳了两声，会场才恢复之前热络的场面。

身边的男子还处于神游的状态，佟卉安暗自皱了皱眉：自己随手挑的运气似乎不怎么好，可这个富二代怎么有点脑子不大好使的感觉？

被佟卉安找上的富家公子萧彦霖，这会儿被这天上掉的馅饼儿砸得晕头转向。从小到大他见识过的女人算是多了去了，可偏偏眼前这位能让一直游戏花丛的花花大少春心萌动，从她搭讪自己开始，萧彦

霖就一直处于大脑脱线状态。

反正也只是利用他进入这个所谓的高级会所，佟卉安对他失去了耐性，手上拿着入口处侍应生给的简介册子，对比着展品一件一件地品鉴。

发现自己被美女丢弃，萧少终于从那恍惚中回过神来，赶紧走到佟卉安的身边，低低地咳嗽了两声，顺手拿过侍应生托盘中的红酒，递过去一杯：“很荣幸能与美女同行，赏脸喝一杯。”

佟卉安被眼前的精致瓷器所吸引，正俯身看得仔细，身边传来那位萧少的声音令她不胜地皱了皱眉。但她却在直起身子的时候收起了不胜之色，笑靥如花地接过了酒杯，清脆的碰撞后啜饮一小口，又似乎是不经意地问道：“不知道萧少认不认识这场会展的主人？这次展品可都是难得的珍品，希望以后还能有这样的机会欣赏。”

萧彦霖痴迷地看着她光洁的脖颈，白皙的肤色在灯光下隐隐流动着莹白的光，分外诱人。听到美女对这个会展的主人有兴趣，他干咳了两声，然后为她解说道：“这是乔家小姐为即将在B市中心开的艺廊所筹备的，这个会展中心举办的两天的展览中，拿出手的都是精品，就譬如你眼前的这只青花瓷，是明代宣德官窑出产的珍品青花梅瓶。而摆在你眼前的这件正是前几年拍卖到一千万人民币被乔氏收藏了的珍品。”

佟卉安笑而不语，没想到这个看上去头脑不太发达的富家公子在这方面倒是很了解，而且从口气上听来他似乎与这位乔氏千金应该还算熟稔。还未等她再开口问些什么，他们谈论的对象就已经出现在展会布置的舞台上，一点也不矫揉造作地做了自我介绍——乔氏千金乔洛洛，亦是即将要开业的流光艺廊的主人。

佟卉安站在台下，微微啜了一口杯中酒，细细打量着台上的女子。她一张再标准不过的瓜子脸，妆容精致，颇有点小家碧玉的韵味。而

那女子在看到佟卉安的时候脸上闪过惊讶的神色，随即对她微微一笑。

可随之出现的黑色身影却让佟卉安呼吸骤停，她忘了掩饰眸中的难以置信，看着两人相拥相亲，瞳孔里折射出复杂的眸光，怔怔地看着那蓦然出现的男子。

没有察觉到她异样的萧少在她身边说道：“Lewis 和乔洛洛倒也真是郎才女貌，前阵子两人刚办的订婚宴可是引起不小的轰动，Lewis 子承父业与乔家联姻稳住了苏家在 B 市的商业地位，能娶到这样一位背景实力雄厚又温柔美貌的夫人，他也真是好福气。”

佟卉安从再次相遇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嘴角扯出一抹苦笑，再相见……如预料中一般形同陌路。过去种种，譬如昨日已死，这个梦做了太多年，应该醒了。

“对不起，失陪了，我去一趟洗手间。”佟卉安敛眸，低声对着身边的人说了一声后离开。

一直走到了外头，冷风拂面，她的头脑才慢慢恢复了冷静，右手下意识地摸向腹部，这里曾经怀有美好，现在却只剩一道丑陋的疤痕，正如他和她之间。

她动了动嘴角，却露出一抹苦笑。佟卉安，他是你唯一要不起的奢侈品。深深呼出一口气，佟卉安走向了洗手间。

随后而来的女子看到佟卉安先是一愣，然后微微一笑。从会场看到佟卉安的第一眼起，她便觉得有些熟悉，但又想不起来是在哪儿见过。

“嗨。”乔洛洛率先打破了沉默，“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萧少对一个人这么上心，连上个洗手间都不放心，非让我来看看。”

佟卉安回以微笑：“展品很不错，相信你的艺廊也会很成功。”

“谢谢。”乔洛洛一边补着脸上精致的妆容，一边与她聊天，“多亏了 Lewis，不然我一个人可完全应付不来这场面。”

乔洛洛脸上的神情有一丝小女儿家的羞涩，像是想起了什么脸上还泛起一丝丝甜蜜，而这一幕落在佟卉安眼里，让她扶着大理石台板的手狠狠抓紧，内心五味陈杂。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这边突然没了声响，乔洛洛转过头却发现佟卉安弓着身子脸色有些苍白，焦急地问道。

察觉自己失态，佟卉安眼底掠过一抹暗光，顺着她的话揉着腹部：“没事，老毛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

“那我带你去休息室。”乔洛洛扶住她，热情地带着她出了洗手间绕过人群踩着阶梯上了二楼。

被安置在里面的大床上，佟卉安打量着四周的环境。很奢华的装修，像是个小套间，从落地窗往下看可以看见会展中心人潮涌动。

“谢谢。”佟卉安失神的瞬间，一杯热水就已经到了她眼前。看着乔洛洛扬起的笑脸，佟卉安的内心更为苦涩。若是她不好，也许她还会做些什么，可偏偏……

“别跟我客气，你是萧少的女朋友，照顾点当然是应该的，我这就去找萧少。”乔洛洛眨了眨眼俏皮地说道。

“别。”佟卉安开口阻拦，“我睡一会儿就好，可以麻烦你在这段时间内不要让人过来吗？我不太习惯休息的时候被打扰。”

乔洛洛看她虚弱的样子，点了点头：“没问题。”

门被关上的一瞬间，佟卉安从床上起来，听到门外没有动静后落了锁，走到窗台往下看看到乔洛洛走回他身边，站在他身边小鸟依人的模样，果然是天作之合。

清俊的脸上带着淡淡温和的笑意，薄唇微抿，微微上扬的弧度，右手习惯性地摩挲着中指的指环，他如此鲜明地跳脱出那场梦，近在眼前，却又相隔万重。

似乎是察觉到她的视线，与人打着招呼的男子微微抬头扫向二楼